

# 史上第一场“冬运会”，努尔哈赤创办

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2月27日闭幕,3000余名运动员奋勇拼搏,奉献了一场精彩对决。我国冰雪运动历史悠久,明末清初开始的一些冰上比赛中,已经具有了冬运会的雏形。那时的“冬运会”在哪里举办,有哪些项目,选手们又有哪些装备呢?

## 有记载的首场冰上运动会

1625年正月初二,坚冰覆盖的辽阳太子河,浩浩荡荡地走来一队人马。最前面的是努尔哈赤,接着是满族、蒙古族、汉族的贵族、官员及他们的夫人。他们要借着这天然的冰场,举办一场称为“跑冰戏”的冰上赛事。比赛共有两个项目,“踢行头”和“抢等”。

首先进行的是男子项目——踢行头。踢行头,是流行于东北地区的一种球类运动,和蹴鞠类似。只见满族、蒙古族的贝勒(贵族的称号)和他们的随从来到冰面后,摆开阵势争抢起来。球一会在冰面上滑行,一会又飞到空中,大家的目光都跟随圆球移动。踢了一场不过瘾,紧接着又踢了一场。

暖场比赛结束后,紧接着进行女子项目——抢等(速度滑冰)。67岁的努尔哈赤先来到河冰正中央,运动员在河两岸列队。一声令下,众位夫人纷纷冲上冰面,争先向河中央跑去,呐喊声加油声响起一片。有人只顾奔跑,不小心脚下一滑,扑通一声摔倒在冰面上,观战的努尔哈赤也忍不住笑起来。比赛的奖金很有吸引力,第一组汉族官员夫人,前18名按名次不同,每人分别奖励白银20两、10两,后18名每人白银3两;第二组蒙古族小台吉(一种贵族称号)夫人,前8名每人白银20两,后8名每人白银8两;第三组混合组,参加者为众人妻子与小台吉夫人,满蒙贝勒福晋等,前12名每人白银20两加黄金1两,后12名每人白银5两加黄金1两。两场比赛结束后,努尔哈赤意犹未尽,又命人准备酒菜,和众人举行了一场春节冰雪盛宴。

这场记录在官修史书《满文老档》中的比赛,虽然项目不多,历时也不长,但已经具备了冬运会的某些要素:有专门的比赛场地、预先确定好的比赛项目、明确的比赛规则、男女分组比赛等。赛事也很有特点:一是既有男子比赛,也有女子比赛。女子比赛分成多个组别,参加人数超过70人,是这次运动会的重头戏;二是多民族参加,满蒙汉同场竞技,客观上促进了民族间的了解和交流,体现了体育的全民性;三是观赏性和竞技性俱佳,冰上足球争抢激烈、观众爱看,速度滑冰按名次设置不同的奖金,参加者肯定要秀出自己的最佳竞技水平。

就这样,努尔哈赤的本意只是举行一场春节游艺活动,一不小心就开成了史上第一场冬季运动会。

## 清代“冬运会”有哪些项目

乾隆是冰上运动的重度爱好者,他在位时,冬季陪母亲观看冰嬉盛会成为定例。有学者根据《乾隆帝起居注》统计,从乾隆十七年到乾隆六十二年,皇帝亲自观看的冰嬉有170余场之多。

冰嬉会一般在太液池举行。每年入冬,池水冻结后,内务府就组织八旗和内府三旗的士兵练习冰上项目;春节前后,乾隆会择日举行冰嬉盛会。届时,乾隆和母亲乘坐冰床来到池边观战,王公大臣则簇拥在周围。

乾隆的冰床非常华丽,看上去就像安装在船上的轿子,轿厢四壁是黄色绸缎,座位上铺设动物毛皮,由8人拉动。冬天,乾隆经常乘坐它往来于北海、南海一带。

冰嬉会的运动项目主要有三个:一是速度滑冰,二是冰上蹴鞠,三是冰上射箭。速度滑冰(抢等)的起点是竖立在冰面上



故宫博物院藏《冰嬉图》中描绘的乾隆的冰床。

的一杆大旗,终点是皇帝乘坐的冰床,距离大约1500米。比赛开始前,终点处鸣炮(或摇旗)示意可以开始,起点处的执事(裁判)收到信号后,同样鸣炮(或摇旗)开赛。士兵们奋力滑行,到终点处撞绳减速,并由执事(裁判)记录名次。

为了提高滑行速度,选手穿的是镶有冰刀的冰鞋。冰刀由铁条制成,钉入木板,再用皮绳将木板绑在鞋底。冰刀锋利锐利,闪闪发光,“作势一奔,迅如飞羽”。

接下来是冰上蹴鞠,选手们分成两队,分别穿红、黄色队服。冰面上竖有两面彩旗,旗中间即为球门。比赛开始时,执事站在两队中间,将皮球高高抛起,众人奋力争抢。抢到球的运动员抱住球往前冲,对方球员立即上前围堵;技艺高超的能够突出重围,否则只能将球远远地掷向队友,或者眼睁睁地看着球被对方抢走。比赛很激烈,只见球在上空来回飞行,冰面上的人们也来回奔跑。最后,先

持球到达球门,并将球高高举起的一方得分。第三个项目冰上射箭(有较射天球等不同名称),是冰嬉的重头戏。冰面上竖起三座高高的球架,横梁上悬挂彩球,彩球上装饰若干铃铛。运动员腰挂箭囊,身穿不同颜色的马褂,背插小旗,脚踏尖端翘起的冰鞋,排成一列长队,沿规定好的线路依次穿过三个球门。行进中,可以在冰面上做出各种花样动作,如金鸡独立、青龙回头、白虎摆尾、太公钓鱼等,这和后来的“花样滑冰”一脉相承。穿过球门时,弯弓搭箭,回转身射向彩球。被射中的彩球来回飞舞,铃铛也叮咚作响。

射箭时,冰上有约200名运动员鱼贯滑行,场边也有大量观众,为了安全,使用的是特制的软弓,箭也为响箭,射出时簌簌发声。每名选手只配发三支箭,每个球门只有一次出手机会。不过,由于事先经过训练,选手们命中率很高,一次比赛中,射失的往往只有数箭。

## 奖金丰厚专职裁判出现

比赛结束,乾隆为优胜者和参与者颁发真金白银的奖金。奖金是普惠性的,人人都有,奖金的数量,据《清朝文献通考》:“头等三名各赏银十两,二等三名各赏银八两,三等三名各赏银六两,其余兵丁各赏银四两。”冰嬉盛会一年举行多次,对选手们来说,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

有意思的是,冰嬉会中已经出现了专职的裁判——执事。比赛前,他们负责布设、检查旗帜、球门等运动设施,比赛中他们把握比赛的开始、结束,比赛结束后还要记录比赛结果,职责和后来的裁判员是类似的。

冰嬉会还是体育外交的重要工具。它场面盛大、极具特色,经常被当作“显国威”的外交典礼的一部分,邀请藩王和外国使节观礼。朝鲜、安南、暹罗、琉球等国的使臣都被邀请观赏过冰嬉盛典。

乾隆之后的嘉庆朝,冰嬉会仍照常举行;到了道光中期,由于不断加深的内忧外患,再加上热兵器时代,靠射箭提升战斗力的意义已经不大,冰嬉的军事意义已经消失,清廷无暇也无心再继续举办了。道光中期开始,冰嬉会停办,光绪年间曾短暂恢复,但随着现代冰雪运动的传入,它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 本报综合消息



清代木冰鞋，现藏故宫博物院。

## 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流传记

现存于辽宁省图书馆的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手稿,是中国古典名著中唯一存世的作家手稿。该手稿是用竹纸抄写,共收入237篇,其中除了《库官》《鄂都御史》《龙无目》《双灯》等31篇是他人代抄,其余206篇均为蒲松龄手抄。尤其珍贵的,是在卷前文后铃有一枚“松龄”白文长方印,这是蒲松龄手稿不可多得的佐证。书中眉栏上及各篇正文后都有蒲松龄手录王士禛评语及佚名校语。

手稿本《聊斋志异》具有极其珍贵的文物和学术价值,为研究《聊斋志异》的成书年代、分卷编次提供了直接的文本证据,是校补现行《聊斋志异》诸多版本文字舛误的第一手资料。

清康熙元年,蒲松龄22岁时开始撰写狐鬼故事,他自谓“喜人谈鬼”“雅爱搜神”。据清人笔记《三借庐笔谈》记载,蒲松龄每天早晨起来就在大道边铺席于地,摆设烟茶,坐待过往行人,以搜集奇闻逸事。每听到一事,回家后就以粉饰、润色。康熙十八年春,40岁的蒲松龄初次将手稿集结成书,名为《聊斋志异》,此后屡有增补。

清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春,在京城做官的文学家王士禛来淄川访友,在朋友的宴席上与蒲松龄结识,对其十分赏识,以为蒲松龄是奇才。是年夏,王士禛专程前往蒲松龄家,借阅《聊斋志异》,看后大加赞赏,在书卷后题诗评价说:“姑妄言之姑听之,豆棚瓜架雨如丝。料应厌作人间语,爱听秋坟鬼唱诗。”

王士禛欲以500两黄金购买《聊斋志异》手稿,但被蒲松龄婉拒,蒲松龄也作《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》答谢:“志异成书共笑之,布袍萧索鬓如丝。十年颇得黄州意,冷雨寒灯夜话时。”他述说了创作之艰,也表达了对王士禛给予肯定和赞许的感激之情。

康熙五十四年正月,蒲松龄病逝,享年74岁。他在临终前嘱咐子孙“余生平恶笔,一切遗稿不许阅读他人”,并为家族立下规矩:“长支传书,次支传画。”按此遗训,《聊斋志异》手稿由其长子蒲箬一支世代传存。

由于蒲氏家族家境贫寒,在蒲松龄去世后的五十年里,《聊斋志异》一直没有刊布,只有抄本流传于世。直到乾隆三十一年,《聊斋志异》方刊刻、发行于世。《聊斋志异》共收录短篇小说490余篇,篇数因版本不同而略有差异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中的小说或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,或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,或反抗封

建礼教的束缚,具有丰富、深刻的思想内涵。小说塑造了众多艺术典型,人物形象鲜明生动,故事情节曲折离奇,结构布局严谨巧妙,文笔简练,描写细腻,堪称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一问世就风行天下,翻刻本竟相出现,并相继出现了注释本、评点本,文言小说也因此出现了再度兴盛的局面。鲁迅先生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二十二篇《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》中提到《聊斋志异》,说道“描写委曲,叙次井然,用传奇法,而以志怪,变幻之状,如在目前……偶述琐闻,亦多简洁,故读者耳目,为之一新”。

清咸丰年间,蒲松龄七世孙蒲价人因家庭纠纷,携《聊斋志异》手稿闯关东,并定居沈阳,后将手稿传给儿子蒲英灏。光绪二十年,蒲英灏供职在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幕府,依氏借阅《聊斋志异》稿本,蒲英灏为防止手稿丢失,先以半部借之,阅毕后再借另半部。后来因变故,下半部手稿下落不明。

蒲英灏在弥留之际,将《聊斋志异》半部手稿传给第五子蒲文珊,嘱其要以性命保护好祖先的手稿。蒲文珊为保护《聊斋志异》手稿,在卧室的西山墙外盖了一间小房,屋内用土墙隔成前后两部分,前面的暗室较小,开一小门与自己的睡炕相通,炕上置一木柜挡住门口。他将《聊斋志异》手稿置于特制的朱漆木匣中,存放在暗室中,非常隐蔽安全。除每年夏初将手稿拿出通风外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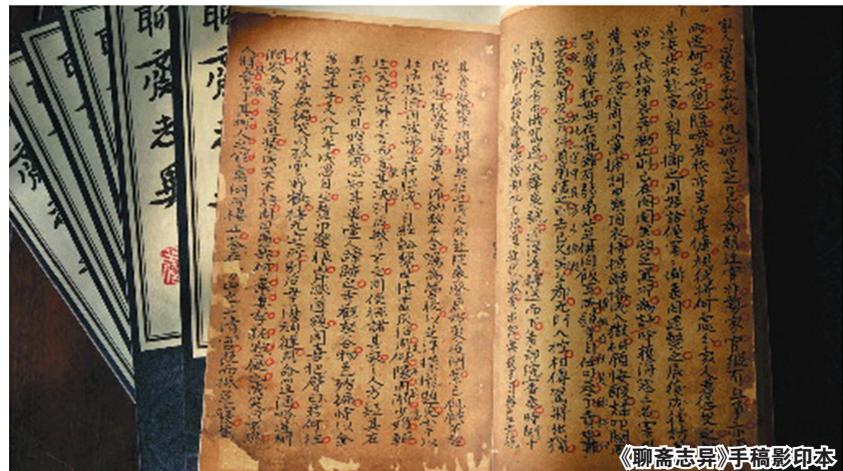
平时决不轻易示人,就连他的儿女也不能轻易看到。

蒲文珊曾任辽宁省西丰县立图书馆馆长,这期间有多人相借、预购《聊斋志异》手稿均遭拒。日本人曾威逼利诱,出高价收买手稿,被蒲文珊严词拒绝,他也因此丢掉馆长职位。半年后,蒲文珊又在辽宁省西丰县康生医院谋得一份差事。1947年冬西丰县土改,手稿被没收,随意放于屋内一角,险遭损坏,幸被县土改工作队负责人、县委干部刘伯涛发现,千方百计加以保护,并物归原主。

1950年,蒲文珊将手稿捐赠给辽宁省文化处,1951年,辽宁省文化处又转交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。为了帮助有关方面了解手稿,蒲文珊于同年4月撰写了一份书面材料,扼要介绍了《聊斋志异》手稿的有关情况。

由于这部手稿纸质变色、发脆,不宜保存,同年秋,东北文化部文物处又请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周福成老师傅重新装裱,宣纸加衬,做成金镶玉装,使这部手稿由原来的四册改成现在的八册,并转交东北图书馆(今辽宁省图书馆)收藏。《聊斋志异》手稿现为国家级文物,也成为该馆藏书中的镇馆之宝。

蒲松龄去世后的三百多年间,一代代蒲家人保护的《聊斋志异》半部手稿,在2019年春天焕发出生机——辽宁省图书馆携手沈阳出版社,首次对《聊斋志异》手稿进行高清原件扫描,采用彩色仿真影印,宣纸内页印刷、线装,蓝布函套,开本与手稿本原件一致,极大还原了手稿质感,让读者跨越时空,一睹蒲松龄真迹。 本报综合消息



《聊斋志异》手稿影印本。



故宫博物院藏《冰嬉图》中的冰上射箭场景。